

# 資本階級社會學批判

G. 亞歷山大洛夫 著 王易今譯



理論與實踐叢書



著夫洛大山歷亞 G  
譯 今 易 王

# 判批學會社級階產資

所行發合聯 報書 什 海上



書叢踐實與論理  
判批學會社級階產資

角五元五價定本基

|          |     |           |       |                |
|----------|-----|-----------|-------|----------------|
| 原著者      | 譯者  | 出版者       | 印刷者   | 發行所            |
| G·亞歷山大洛夫 | 王易今 | 上海書報聯合發行所 | 辛利印刷所 | 聯營書店           |
|          |     |           |       | 上海·北京·漢口·瀋陽·廣州 |

版初渥(聯)月二年〇五九一

③·2·甲-3000

## 目次

|                            |     |
|----------------------------|-----|
| 論社會發展學說史·····              | 一   |
| 社會學說史的對象·····              | 五   |
| 過去社會發展理論的若干特質·····         | 一二  |
| 唯心論社會學說史著作的基本缺點·····       | 四四  |
| 社會發展理論史和歷史唯物論·····         | 五六  |
| 資產階級社會學的破產·····            | 八四  |
| 現實生活怎樣粉碎了資產階級社會學的主要命題····· | 九二  |
| 資產階級社會學反動性的歷史根源·····       | 一一三 |
| 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學的墮落·····          | 一二四 |
| 譯者附記·····                  | 一三八 |

## 論社會發展學說史

社會科學有着長期的歷史。在關於社會知識的歷史中，曾積累下理論地綜合社會生活現象的豐富經驗。列寧和斯大林在研究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的科學時，經常都注意到社會發展的理論的歷史，指出從前學說中的積極要素，同時也指出它們的歷史局限性、片面性和錯誤性。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典範作家列寧和斯大林曾在他們的著作中用更加發展的見解闡明了馬克思主義對於馬克思主義以前的社會學說的關係，揭穿了唯心論理解歷史的無能，給過去和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學的基本傾向作了一個全面的科學的批判。例如，大家都知道列寧在他的什麼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派一書中曾猛烈批評過主觀唯心論的方法和社會學中的所謂有機體學派；在

民粹主義的經濟內容及其在斯特魯威先生書中的批判、以及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等著作中，曾經使反動的資產階級唯心論社會學中新康德主義（Neo-Kantianism）和馬赫主義（Machism）學派受到批判；列寧在其一連串著作中揭露了馬爾薩斯主義，所謂『社會達爾文主義』和孟塞維克主義關於社會發展的社會學教條。大家也都知道，斯大林在他的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的著作中使無政府主義者和孟塞維克對於社會發展問題的反科學的反動思想遭到毀滅的批判。在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著作中，斯大林曾痛斥資產階級和孟塞維克對於民族這一最重要的社會科學問題的起源、本質和發展的見解。在發表於列寧主義問題一書中的若干著作裏，斯大林揭發了第二國際資產階級——孟塞維克教條的全然無能和反動性，並且對社會的發展和國家問題中的托洛斯基派和布哈林派的思想施行了致命的打擊，徹底粉碎了反動的『均衡論』（Theory of equilibrium），根本揭穿了憎恨人類的法西斯人種論

的社會發展『理論』。在論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名著中，斯大林對於社會發展學說中廣泛流行的各種傾向——地理環境論和社會發展繫於人口增長與密度的學說，給了全面的批判的闡明。

布爾什維克黨的奠基者和領袖列寧和斯大林，曾不斷注意到研究和批判社會學中馬克思以前的和現代資產階級流派的重要性。每個渴望深刻研究馬列主義理論的人，就應該以社會科學史的知識來豐富自己的意識，同時應該對非科學的唯心論的社會發展理論抱批判的態度。

大家知道，社會思想史上曾有過不少次嘗試來闡明社會生活及其發展的各別方面。例如亞里斯多德（Aristotle，紀元前三八四——三二二）曾經詳細地描寫過希臘諸城邦（[polis]即 city state）的國家機構；路克萊提斯（Titus Lucretius Carus，紀元前九五——五一）曾鉤劃過一幅人類社會進化的圖畫，並着重指出勞動在人類生活中的作用；霍布斯（Hobbes，一五八八——

一六七九)，斯賓諾莎（Spinoza，一六三二——一六七七），盧梭（Rousseau，一七一二——一七七八）都曾企圖以社會契約論來解釋人類共同生活和國家起源的基礎；十八世紀法國唯物論者（狄德羅 [Diderot]，賀爾巴哈 [Holbach]，愛爾法修 [Helvétius]，德尚 [Deschamps]）都發表過關於外界環境對於人類的道德、行為和意識的影響之深刻判斷；空想社會主義者傅利葉（Fourier，一七七二——一八三七），聖西門（Saint Simon，一七六〇——一八二五），奧文（Robert Owen，一七七二——一八五八）曾經作過在社會科學上有極大貢獻的對資產階級社會的透澈批判，並曾試擬一個未來社會主義社會制度的計劃。對於社會科學的發展特別有貢獻的是伯林斯基（Belinsky，一八一——一八四八），赫爾岑（Herzen，一八一——一八七〇），車爾尼舍夫斯基（Chernishevsky，一八二八——一八八九），多布洛留波夫（Dobrolubov，一八三六——一八六一）這些俄國革命的啓

蒙者和唯物論者的活動。他們曾在他們的著作中對農奴制度和資本主義剝削作過猛烈的批評，詳細研究社會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鬭爭的概念，對人類生活中的物質方面賦予以重大意義，嘗試奠立社會進步力量勝利的歷史必然性的基礎，預告更爲公平的社會制度、即沒有人對人的壓迫和剝削的社會制度的到來。

雖然所有這些以及類此的見解，還不是對於社會生活的真正科學的意見，也沒有揭露社會發展的根基，然而這些意見卻替科學的唯物論的歷史觀作了準備。

### 社會學說史的對象

近年來，無論國內和國外，社會各階層對於政治生活之普遍的強烈興趣，曾產生了一種廣泛的傾向，即力求認識社會和國家的發展的動力和規

律。由於這種情形，研究社會科學史的興趣也就增長起來。在這種情形之下，永遠都是求產生了供。近年以來，英、美、法以及其他各國出現了大批的回憶錄，歷史研究，並企圖對過去的社會生活以及關於它的社會學說史<sup>①</sup>加以社會學的分析。就已出各著作的內容來判斷，學者和政治家們執筆著述，決不是根據什麼抽象的動機：其中有些是由現在回顧過去，爲的是要理解自己的黨和自己的階級失敗的歷史原因，另一些則力圖從過去汲取補充的知識和力量，以便現在爲了進步的目的而作順利的鬭爭。

近十年來社會科學發展的經驗，使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即現在社會生活史和社會生活知識的研究者，他們所關心的不是過去現象的單純描寫，也不是歷史事變進程之純粹經驗的觀察：他們現在關心的是歷史過程的另外一些方面。還在三四十年以前，國外關於社會的研究，佔支配地位的是所謂新康德學派，新康德學派公開或可恥地否認社會發展規律的存在，因而不承

晚近國外出版的有關上述問題的某些著作列舉如下：G·貝拉爾的科學的社會機能，紐約，一九三九年版；哈利維的英吉利民族史，五卷，巴黎；賴特的合衆國經濟史，紐約，一九四一年版；C·比爾德和M·比爾德合著的美國文化的發展，紐約；D·特勒維揚的英國社會史，倫敦，一九四四年版；B·法林頓的古代世界的科學與政治，紐約，一九四〇年版；鮑加德斯的社會心理學基礎，紐約，一九四二年第三版；S·費里特的現代社會心理學的最新思潮，紐約，一九四〇年版；現代社會理論（集體著作），紐約、倫敦，一九四〇年版；鮑加德斯的社會思想的發展，紐約，一九四〇年版；L·貝拉爾的美國社會學的起源，紐約，一九四三年版；桑大揚的德國哲學中的利己主義，一九三九年第二版；B·屠納爾的偉大的文化傳統，第一卷和第二卷，紐約，一九四一年版；M·波斯坦的社會科學中的歷史方法，劍橋，一九三九年版；G·朗達爾的創造的世紀·歷史發展的研究，倫敦，一九四四年版；G·湯普孫的歷史文獻史，卷一卷二，紐約，一九四二年版；F·希爾茨的歷史與政治中的民族性，倫敦，一九四四年版；V·布萊斯福的歷史社會學，紐約，一九四三年版；H·格雷的社會和意識形態，紐約，一九四三年版；L·斯屠爾左的社會內在規律，紐約，一九四四年版。

認有認識這種規律的可能性。現在這種見解顯然已失去基礎。現在歷史家們並不僅只打算描寫歷史和社會理論的現象，並且還要洞察現象的意義，揭露事變的某種一貫性，指出事變之間必然的聯繫。他們能把這種願望實現到什麼程度，那完全是另一問題，但不可否認有這種願望的存在。如果說不僅研究者，而且每個現代人都明眼看到有些事變完全推翻了新康德學派的意見，那又怎麼能否認現在的社會發展的合法則性呢！例如，任何一個系統地觀察國際生活的人，都能看到，凡是人民在國家內政方面未遇到阻礙、不像希臘那樣藉外力援助組織武裝黨徒來鎮壓人民意志的自由表現的地方，人民就會選擇民主的生活方式。捷克，波蘭，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便是這樣。每一公正和進步的學者以及真誠擁護民主的人，應當承認這種事變的進程是帶有合法則性的。現在只有那些公開或祕密的民主的敵人，反動勢力的專橫暴戾和恐怖獨裁的擁護者才會否認這些國家民主勝利的合法則性。現

代社會的發展一再證實社會現象之合法則性的發展，證實社會現象之必然的內在邏輯和相互聯繫。

因此，在我們的時代，生活的客觀發展過程在推動無偏見的社會活動者和學者去承認社會發展的合法則性。

然而從承認社會生活的合法則性到發現和確切說明社會發展的規律是一段非常長遠的距離。經驗指示我們，只有能够大膽作出由承認社會生活的合法則性產生的一切結論的人，只有排除虛偽的偏見來研究歷史過程的人，才能正確瞭解社會發展的規律。

社會發展學說和理論見解歷史之研究，乃是把握社會發展科學的重要工具。社會發展的理論史確切證明唯物論的歷史觀是唯一正確的社會發展學說。社會學說的歷史幫助我們更深一層地去把握馬克思主義的論社會的科學——歷史唯物論。

人類和社會思想發展的歷史佔有着幾種科學：民權史、政治學說史、社會發展理論史、哲學史、國家和法律、文化史，以及其他科學。社會學說史是非常有趣的，因為社會理論的創立者們曾打算鑽研社會的出現和更迭的合乎法則的性質，辨別人、民族和國家的關係的基礎。

社會發展理論史在某種程度上是和政治學說史一致的。但只不過是某種程度上的一致而已。在這兩種科學中所討論的都是關於人對於社會的見解史。然而如果說政治思想史中所研究的是對於社會政治制度的見解，那麼在社會發展理論史中所研究的便是各民族發展規律的學說史。政治學史家所闡述的主要是社會的知識史這一方面，即社會政治制度學說發展史，同時社會理論史家則不斷研究整個歷史過程的學說，企圖說明社會發展的過程，說明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相互關係。因此，對於社會之理論見解史是研究社會科學的歷史形成過程，是研究對於人類社會的發生、構造和發展規律的見解。

但上面所說的並不是表示社會的學說史似乎跟各時代社會生活發展的具體歷史條件無關。在社會生活的理論概念中，或多或少正確地或歪曲地描寫着社會中人類的實際構成關係。判斷一個時代必須依據社會生活的物質條件。然而，由於過去的理論說明中總是這樣或那樣反映着社會中曾經存在過的人與人的關係，因而社會發展理論的研究對於瞭解各該時代社會生活的特質，也有着重要的意義。亞里斯多德的奴隸理論，或十八世紀先進的法國思想家們關於自由、平等和博愛的學說，前者如果沒有古代的奴隸制度，後者如果沒有十八世紀法國資產階級關係的發展，兩者都是不可能發生的。無論古希臘奴隸所有時代也好，或者法國革命也好，只有研究當時所構成的人類物質生活條件，才可能瞭解。但如果歷史家在描寫古希臘社會生活時能考慮到例如柏拉圖（Plato，紀元前四二七——三四七）在共和國和法律裏以及亞理斯多德在政治和雅典政治中所表現的見解，那就從新的方面更深入的

揭露古希臘的社會生活。同樣，凡是能够注意盧梭的懺悔錄、梅里埃（Jean Meillet）的遺言、費爾巴哈的自然體系、法國啓蒙運動者的百科全書的人，也就能比較更好的理解一七八九年的法國革命。

也如一切科學的歷史之揭發這種科學現代狀況的形成過程一樣，在關於社會的科學史中，也表現着關於社會的現代知識的準備過程。

### 過去社會發展理論的若干特質

社會學說史包括着極大的一個時期——從古代直到我們今天——並且對於人類智慧發展的理解，提供了異常豐富的材料。然而跟社會科學的若干其他部門比起來，社會學說史中的科學的發現要少得多。在過去的社會發展理論中，沒有一種理論曾予歷史過程的規律以嚴格的科學的說明。所有馬克思主義以前的有關社會和國家的學說，都予社會生活以唯心論的解釋。所有那

些學說結局都認為社會的發展繫於觀念、思想、道德的發展或繫於上帝。這些解釋有時是很獨創和很勇敢的，可是在出發的命題上，在解釋社會發展的原則上總是錯誤的。這不僅那些社會學家和哲學家、即唯心論哲學的擁護者如此，而且那些在解釋自然現象上採取唯物論立場的思想家也是如此。

和一切唯心論的社會學說不同，馬克思主義是把社會生活的物質條件作為解釋社會發展的根據的。

唯心地解釋社會生活的理論，已經存在了二千多年。唯物論的歷史觀不過是在前世紀四十年代才發生的。然而，如果對社會科學史抱客觀態度，如果只從那些為歷史科學所完全確定的事實出發的話，那麼就不能不看到，過去一百年裏馬列主義關於社會科學所發現的較諸先前整個社會科學史所發現的要無比的多，而且完全是科學的發現。

社會史之唯物論的解釋是社會發展合法則性之徹底的科學解釋。歷史唯